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
第四十二回 遇樵夫問路歷險境 見逃犯假意說卑詞

且說九頭鳥葛幼泉聽了錦堂一席話，暗想：這也是他命中注定，要受一番折磨。我本來想誘他到運升家裡去，只怕他不上當，如今他開口問及朱運升居址，這正是大好機會，豈可輕輕放過？如此一來，就是他趕到了那邊，吃了大虧，也只是他自討苦吃，不能怨我。想罷，就低聲答道：「朱運升是越獄要犯，外邊有人注意他，本來不能告訴人家，既是你老兄有人指引，說了諒也不妨！他家住大洪山，本來是販私鹽為活的，現在因販土利息厚於販鹽，他才改做土販，手下伙計多得很，這幾天各地拿獲的土販，大半是他手下的伙計。老兄若是有心前去，只消到了大洪山，向人探問朱二老闆，那邊無人不知，自會有人帶你去的。不過我說是說了，他究竟是越獄要犯，老兄也須替他嚴守秘密，切不可在人前吐露口風，保你買到物美價廉的烏皮霉公。」錦堂含笑答道：「承情指示，感激非常，日後當圖補報。」當下便告辭而行。幼泉要緊過癮，立起身來，道聲恕送，就一歪身橫倒榻上，呵欠迭作，急急地燒煙泡，裝上煙鬥，嗤嗤連抽十幾筒，才把呵欠遏止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錦堂帶著鳳姑，一路步行回船，落艙坐定。鳳姑啟口問道：「有無端倪查得？葛幼泉是不是包庇土賊的猾吏？」錦堂洋洋得意地說道：「我輩料事如神，算無遺策。幼泉的話，與我所料的完全無異。他自稱與煙販都有往來，我故意向他探問逃犯朱運升的住址，他竟老實告訴我，住在大洪山，原是鹽販出身，現改做了販土巨魁。現在我想親往大洪山一走，你道好不好？」鳳姑聽了沉吟了一會道：「我想起昔年跟著爸爸到過大洪山，記得是前臨漳水，後當漢水，那裡販私梟匪聚集的所在，是個危險的地方，卻恐去不得。況且九頭鳥也是老於世故的人，肯直言相告，其中難免有詐？你奉委到此，查得這種確實消息，盡可回省稟復，何必再去冒這大險呢？」錦堂含笑答道：「若是別個委員，查到這種可靠的消息，已屆喜出望外，當然回轅稟復。惟有我的查案，非到水落石出，不願銷差，所以制軍曾經獎勵我辦事認真，不辭勞怨。這位林制軍的知遇，是不易得到的，我因受了天德的暗算，林公有些瞧不起我，這回奉委，格外要認真查得詳細，才可以回他的心。常言道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朱運升是否仍住在大洪山，非親去密查不可。倘然僅憑葛幼泉一面之辭，回省稟復，制軍勢必要根據我的報告，札飭地方官派兵前去拿捉。拿得到時，固然我也有功，只怕幼泉所說的話不確，就算是真，還防朱運升畏罪遠遁，早已不在大洪山老巢。累官兵空勞往返還是小事，連帶我辦事認真的信用也要喪失，這卻關係甚大。無論如何，你要陪我去走一遭。如能當場把逃犯逮捕，帶回轅門，這種異常勞績，還怕得不到制軍的青眼？管教不出一月，就會委署實缺。」鳳姑笑盈盈答道：「我是常隨，主人既然決心要去，固然不能攔阻，出力幫助，也是分內之事，決不畏避；但是船上只有我一人懂得些兒武藝，那邊人數必多，斷難有恃無恐。依小的愚見，還是順道到仙桃總兵衙門，向大老爺說明情形，借撥幾個得力兵官，保著你同去，那麼遇見朱運升就可以直接逮捕。」錦堂點頭稱是，即吩咐船家開往仙桃鎮，水手就抽跳板解纜起行。

仙桃鎮總兵陳炯堂，是錦堂的胞兄，他們本是將門之後，炯堂承襲一等輕車都尉，隨營效力，征苗屢立戰功，擢升至總兵。錦堂自少習文，刻苦用功，連捷得中進士，在京當了十多年苦差，才得外放湖北荊宜施道。旋因吸食鴉片，被同寅在前任制臺面前說了壞話，制台叫他自告病請開缺，在省中戒煙候補。林公到任後，見他辦事幹練，委署安襄鄖道，被楊天德暗算撤任，上文已經敘明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船抵仙桃鎮，錦堂一人登岸，逕入總兵衙門，會見長兄，說明專程到此，借撥兩三位得力兵官，同往大洪山。拿捉越獄逃遁的土販朱運升情形。炯堂慨然答應，即派旗牌錢昌、百總汪興，跟隨錦堂前去。同胞兄弟用不著客氣，錦堂馬上帶著錢、汪兩兵官，告別回船。船家重又解纜前進，路上並無耽擱，直到鐘祥縣屬大洪山近處停泊。錦堂吩咐錢、汪兩兵官，命鳳姑隨身保護。一同離舟登岸，只見山峰聳翠，大洪山就在面前。便沿山足前進，人家稀少，道上也無行人，走了一里光景，才遇見一個樵夫，肩挑山柴，從山上走下來。錦堂便叫鳳姑上前問路。鳳姑就搶步上前，向樵夫含笑問道：「樵哥！

對不起你，借問一訊，可曉得朱二老闆的住宅在哪裡？」樵夫聽說，很驚異的向鳳姑望了一眼，又向四下裡瞻望一周，才輕輕答道：「朱二老闆是蓬頭獅子朱貴升大老闆的胞弟，兄弟二人本是梟匪中的魁首，販私販土，殺人越貨，無所不為，現在煙禁森嚴，聽說派往各地的伙計大半被官廳捉去，煙土沒收，虧蝕甚巨。兄弟又想改行做沒本錢買賣了！我看你像個安分守己的商客，卻來找他們幹什麼？」鳳姑答道：「這些事我們早就知道，此來另有別事，只望樵哥將這朱二老闆的住址相告。

因我們來此，非與他見一面不可。至於旁的事，後來自有分曉，總望樵哥指引。」樵夫答道：「他們的老巢在此山中殺虎澗後面，地勢危險非常，周圍約有五六里平地，前有殺虎澗，既深且闊，相傳昔時有只白額虎失足跌入澗底，就此一動不動的死了，因此叫做殺虎澗。後面是插天峰，懸崖峭壁，野獸都不能上去。右邊也是險極不能攀登的高峰，唯有左邊是他們出入的門戶，但也是極狹的山谷。你們要進去時，就此地上山，經過靈官廟，向左邊一直走去，約摸一里光景，便是他們的出入口。」鳳姑謝道：「承情指點，感謝非常。」說罷，便和錦堂移步登山，樵夫荷柴歸去。錦堂初上山時笑向鳳姑說道：「你足小伶仃，只怕跟不上我？」鳳姑笑答道：「和你比試一程如何？」說著施展草上飛功夫，越走越快，錦堂竭力跟隨，奔得汗流氣喘，休想跟得上，才止步說道：「我輸了！慢慢走吧。」

鳳姑見他討饒，也便住了腳步，等他走近，於是緩步而前，繞過靈官廟，左轉前行。錦堂一邊走，一邊向鳳姑說道：「我們一同深入匪巢，萬一他們起了不良之心，將我們軟禁起來，無人通信，絕了救應，不當穩便。況且你是一個女子，若然被他們看出破綻，這班亡命之徒，什麼事不干，那時更多不便。依我的主張，還是你留在外面，待我隻身前去，沒事時最好，若是你等到紅日西向，不見我走出來，你趕緊回船，帶著錢、汪兩兵官一同前來救我。」鳳姑應聲理會得。二人又走了一程，遠遠看見前面是山谷口子，鳳姑便閃入樹林之中，錦堂獨行向前。

那谷口有兩個大漢站著，錦堂料必就是蓬頭獅子老巢的出入口，就搶步向前問道：「敢問兩位老兄！朱二老闆可在府上，我得漢陽葛幼泉相公指點，特來拜訪的。」那立在左邊的麻面大漢聽說，就含笑地問道：「貴姓可是唐？」錦堂一面答稱正是，一面暗想，難道葛幼泉已經來函知照，否則他們那裡會曉得我的假姓呢？這倒有些危險。原來葛幼泉早有親筆信函到此，說明一切，並囑朱氏兄弟把唐錦臣軟禁起來，不可傷他性命。

運升得信後，就吩咐看守入口的匪黨，如有姓唐的來探望，引他進來，故爾麻面張黑子問明是姓唐的，就笑容可掬地說道：「請裡邊去，待我來引道。」錦堂就跟著張黑子走入山谷，只見兩面都是山峰陡壁，中間一條山路，長約一里光景，盡處便是很寬大的山地，兩邊種著花草樹木和蔬菜，倒有些像世外桃源。走了幾十步，才見靠北一帶平房，約摸有三四十間。張黑子引進大門，向右邊走廊中走去，穿過了五六間平房，領到一間平房中。張黑子說道：「這裡便是二老闆的會客室，請隨意坐地，我去請二老闆出來。」說罷，轉身而去。

錦堂走到窗前打量，只見前面一片庭心，時當九月，有十幾盆菊花擺在石條上。再看室中，陳設簡單，只有一張八仙桌，四隻單靠椅。正看間，忽然張黑子引著一個壯漢入室，年齡約摸三十左右，身高七尺開外，面色微黑，生得獐頭鼠目、尖嘴削腮，一望而知就是逃犯朱運升了。正想行禮招呼，張黑子搶先說道：「這是我們二老闆。」錦堂就向運升拱手說道：「久仰大名，苦無相見之緣，今幸葛幼泉相公介紹，專程前來拜謁，真是幸會。」運升連忙還禮，分賓主坐下，張黑子捧茶敬客。

要知朱運升如何軟禁陳錦堂，且待下回分解。